



东南亚文丛

菲律宾 政坛回忆

贝丝·戴·罗慕洛 著

李延凌 卢保江 温满玉 译

周南京 校

FEILUBIN ZHENG TAN HUIYI



《东南亚文丛》

菲 律 宾 政 坛 回 忆

[美] 贝丝·戴·罗慕洛 著

李延凌 卢保江 温满玉 译

周南京 校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东南亚文化》编委会

编委会顾问： 费孝通 雷洁琼 丁廷模
王蓉贞 陈 仁 季羨林
姚 楠 韩振华 何肇发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志贤	刘迪辉	朱振明	孙福生
许清章	李延凌	杜敦信	汪新生
周中坚	张江珉	周南京	郭 明
梁志明	董苏煌	戴可来	

编委主任：戴可来

编委副主任：张江珉 郭 明

丛书总编辑：李延凌

《东南亚文丛》

出版说明

本着让世界认识中国，中国更多地了解世界，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强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政治外交、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宽松、和平的外部国际环境这一宗旨，广西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与广西人民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了《东南亚文丛》大型丛书。

众所周知，地处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10个国家(陆地面积44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亿)，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国际地缘政治和世界经济格局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东南亚国家优越的地理条件、富饶的资源 and 物产、迷人的热带风光，加之这些国家奇丽的民族风情和带有迷人色彩的文化类型，长期以来成为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染指、侵略、掠夺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富饶而又美丽的地区，也一直是世界政治、军事的热点地区之一。

YD A4/14

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近数十年来，东南亚国家日益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控制，逐步走上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以及努力发展经济的道路，不少国家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自70年代以来，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其中新加坡和文莱自不待言，泰国和马来西亚正在叩响工业化国家的大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亦在努力发展经济，可望在下个世纪初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而东盟以外的国家，也正在发生变化。长期饱受动荡和战乱之苦的印度支那，正逐步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自越共七大之后，越南加快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各国投资者积极到越南投资。缅甸正在打破闭关自守的状况，进行改革。东南亚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政治舞台上，将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东南亚国家的近邻，自古以来，就与这些国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贸易文化的往来和相互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有了巨大的发展。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上，与东南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积极倡导并确定了著名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虽然出现过一些曲折，但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随着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交，与新加坡、文莱建交，柬埔寨问题在联合国常任理事

国框架文件基础上，逐步获得解决，为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扫清了道路，1991年11月，越南高级代表团访华，标志着中越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十国已全部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这种良好关系的局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旧的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正在形成，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如何把握住有利时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扩大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是摆在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东南亚文丛》即是为服务于这一课题而进行的一种尝试。如果这套丛书在推动我国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研究，使我国人民加深对东南亚国家的认识 and 了解，以及在促进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方面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话，我们将感到无比的欣慰！

《东南亚文丛》编委会

1992年3月于南宁

译者前言

菲律宾是东南亚的一个重要国家，与我国台湾和福建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同我国有密切联系，官方或民间往来不绝。明代的苏禄国王来中国，后病逝葬于河北德州；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阿基诺夫人曾到福建同安寻根，这些都是中菲友谊史上的佳话。菲律宾发生的许多事件，一直吸引着我们的注意。这本书主要写的是菲律宾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1986年“乙沙革命”前后的事情。作者以生动细腻的笔调，回忆了这个时期自己在菲律宾的所见所闻。书中对于菲律宾的许多著名人物，如马科斯夫妇、罗慕洛将军、阿基诺夫人，以及拉莫斯、尼雷尔、恩里莱等，均有具体描写。书中涉及到的许多人物，至今仍活跃在菲律宾的政坛上。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背景材料，读后使我们对菲律宾政变频仍、波诡云谲的局势，有更深入的了解。

与我国已出版的一些有关菲律宾的书籍不同的是，本书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又是世界著名外交家、菲律宾前外交部长卡洛斯·罗慕洛的遗孀。她长期生活在菲律宾上层社会，以记者的敏锐性（她到菲律宾定居前是美国《读者文摘》的记者兼作家），从不同角度细致观察菲律宾政坛上许多重要人物的言行，然后记录下来，加以评论。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和经历，书中许多材料，是其它作者所难以得到的。她经常随同丈夫罗慕洛出访世界各国，因此，对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及其夫人南希、现任总统布什及其夫人巴巴拉，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均有相当生动具体的描写与评价。她的某些看法，往往有独

到之处。作者对于菲律宾上层社会的奢侈腐败，时有批评。特别是对马科斯夫人的挥霍浪费，以及任性专横，作者亦颇有微词。其它一些评论也较为客观，读后较为令人信服。但由于作者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书中所阐明的一些观点以及对国际政治的看法，存在着一些片面性，这些需要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

在我国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时代，为了便于广大读者从不同角度去了解周边国家的政治文化和风土人情，我们谨将此书翻译出来，奉献给大家。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如有不当之外，祈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译者分工如下：李延凌译第一、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部分，卢保江译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部分，温满玉译第三、四、五部分。全书由李延凌负责统稿及修改润色。最后由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南京教授校译。本书的出版得到广西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的支持，谨表谢意。

译 者

1992年3月

目 录

译者前言	(1)
引言	(1)
外交家与政客	(7)
一个外交事件	(15)
伊梅尔达与富豪	(27)
我成为马尼拉人	(44)
贵宾们和官方访问	(56)
马科斯的婚姻	(77)
恐怖主义	(85)
将军参加竞选	(105)
病魔缠身	(118)
房地产买卖	(129)
王朝开始崩溃	(137)
最后的喝采声	(148)

阿基诺之谜	(162)
道义革命	(174)
人民摒弃马科斯	(188)
仓惶出逃	(204)
尾声	(222)

引言

我最末一次见到伊梅尔达·马科斯，是在我丈夫的葬礼上。那是1985年12月15日。“第一夫人！”“总统！”我听到一阵阵急促的窃窃私语声波浪似地从排成长列的人群中传递过来。当时，人们正拥挤在大教堂旁边的小礼拜堂周围。我丈夫的灵柩停在那里。伊梅尔达走在她丈夫马科斯总统的前面。她高挑的身段上下全是黑色打扮：黑衣、黑袜、黑鞋。总统跟随其后。警卫人员把人群推回到小礼拜堂中间一排排的花圈对面，以便为伊梅尔达开路。这是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妇人，手中握有无可争议的权力，而且年复一年地越来越变得帝王化。

她来到我跟前，一边拥抱我一边用怜悯的口气低声对我说：“可怜的贝丝，现在你太孤单了。你应该搬过来，同我住在一起。”

后来，那些无意中听到这句话的朋友跟我打趣说：“你或许应该跟她一起搭那架飞机到檀香山去！”因为在接踵而来的两个月里，她的帝国便崩溃了，她和丈夫被迫流亡到了檀香山。

在小礼拜堂里，我向马科斯总统致意，然后我们三人一同走向灵柩。他俩向我的丈夫卡洛斯·普·罗慕洛表示了最后的敬意。我丈夫作为外交部长，为马科斯服务了14年。而在此之前，他作为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出版人、作家、教育家与外交官，已具有丰富的非凡阅历。他是联合国宪章的签字者之一，也是第一个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亚洲人。

在葬礼开始前的三天居丧期间，我们把他的遗体停放在本教区那个美丽而具有古老西班牙风格的圣安东尼奥教堂。尽管罗慕洛临终前希望亲友不要给他送花圈，而应该把钱捐赠给肾脏研究

中心。可是，他的许多朋友都是既送花圈又捐款，二者都兼顾到了。高大的兰花、火鹤花和玫瑰花篮堆满了小礼拜堂，一直摆到外边的小路上。按照菲律宾的传统习惯，他的亲戚们特制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洋兰花圈，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然后放在打开着的灵柩内部柔软的衬垫上。

举行葬礼的那天早晨，我们首先在圣安东尼奥教堂进行一个简单的私人弥撒。这个弥撒由马尼拉大主教海梅·辛主持。然后，我们把罗慕洛将军的遗体送往濒临马尼拉湾的马尼拉文化中心。国葬就在这里举行。总统和马科斯夫人、内阁的全体成员、外交使团，以及专程从世界各地飞来参加葬礼的贵宾，全都出席了。总统代表菲律宾发表了讲话。日本前外首，以及参加葬礼的亚洲邻国的外交部长们宣读了由他们本国首脑签署的唁电。曾任美国驻马尼拉大使的政治事务副国务卿迈克尔·阿马戈斯特宣读了里根总统给我的信。信中赞扬我丈夫半个世纪以来为公众服务的业绩。这使我深感欣慰和荣耀。我丈夫在去世前两年才退休。当时，他是世界上最年老的外交部长，在职时间之长，仅次于苏联的安德烈·葛罗米柯。罗慕洛将军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物，被他的人民视为国宝。

那天晚上，马科斯总统来为我丈夫守灵。我和他坐在灵柩前。我问他：“你现在很累吧？”“不，”他一边按摩着他的腿一边说。“我的膝盖不好。这是战争时期留下的旧伤。”（他常常提起过去参加游击队的经历。）他向伊梅尔达那边点点头。她已经离开我们在人群中活动了。她处处显得与众不同，眼睛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她告诉过我，她就像一条鱼：如果你让它离开了水，它的眼睛就会变得暗淡无光。如果你把伊梅达同人群分离开来，她就会无精打彩。她已经心甘情愿地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动物中之一员。

马科斯总统凝视着灵柩，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然后，他用

柔和的声音自言自语似地对我说：“他应该当上总统。”

我知道，这种机会在过去二十年里决不可能存在。但我克制自己不说出这句话。我明白，马科斯正在回忆起许多可以称之为“失诸交臂”的往事，它们使罗慕洛将军不能成功地当上菲律宾总统。在二次大战结束时，塞希奥·奥斯梅纳总统曾要求罗慕洛作为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但罗慕洛拒绝了。然后，奥斯梅纳有名的政治对手曼努埃尔·罗哈斯将军也曾要求罗慕洛作为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罗慕洛也拒绝了。结果，罗哈斯战胜了奥斯梅纳，后来，又在总统任内去世。1953年，我的丈夫曾一度参加竞选总统。后来，他知道拉蒙·麦格赛赛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背后撑腰，于是便退出竞选。长期以来，这样一个传闻曾反复出现：一旦马科斯政府倒台，菲律宾将会出现一个过渡性的政府，那时，罗慕洛将会被推举来主持这个政府，以保持国家的团结，直至进行大选。不幸的是，当这个时刻真正到来时，他却已是老迈年高而且重病缠身了。

伊梅尔达坚持要我坐她的汽车从英雄公墓回家。我不愿意，因为我有自己的汽车并有继子陪同。但她仍然坚持要送我。我问她：“你不同总统一起走吗？”在那天，我发现总统显得萎靡不振，突然老了许多。在这次纪念仪式中，他发表了很好的演说，而且显然被葬礼的场面感动了。有一次，我发觉他哭了。

“不，他有人陪着，”她对我说。总统在他的保安人员护送下独自离去。这时，她那辆与总统同一型号的黑色豪华大轿车驶上前来，我们一同上了车。我们俩坐在宽敞的后排，同司机及保卫官员之间隔着一块玻璃。其他警卫人员的汽车跟随在后。

“你真是了不起，”她感叹道。“你一声都不哭。”

在菲律宾，寡妇应当在众人面前嚎啕大哭，甚至同死者关系密切的男人也应该哭泣。有一个固执的陆军少校甚至打算在葬礼的最后一刻打开灵柩，以便使我能够眼泪汪汪地在全体哀悼者面

前说出告别的话，但是我强烈反对这样做。他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显然，此时此刻我违背了当地的习俗，虽然我的亡夫九泉之下也会赞成我的克制，他从不喜欢在众人面前流露激情。

“我并不特别感到悲痛，”我坦率地告诉第一夫人。“这是一个美好的葬礼，他所有的朋友和同事都出席了。”

马科斯夫人递给我一个扁平的匣子。我不好意思当着她的面打开，一直等到回家后才打开来看。匣子里有两小串黑白相间的珍珠和一个戒指，戒指上镶着一颗精美硕大的黑珍珠，珍珠周围还饰以钻石，另外还有一副也镶上小钻石的黑珍珠耳坠。这些精美的珠宝，无论配上黑色或白色的丧服都十分合适。

她往往喜欢馈赠漂亮的礼物，被人们称为“慷慨夫人”。有个圣诞节，她曾经花了八千美元买钻石手表作为礼物送人。葬礼之后，她每天送我三朵玫瑰花，一连送了30天。我问女佣人，“三”这个数字表示什么。她说，意味着“我爱你”。

爱，伊梅尔达喜欢这个字。马尼拉曾经是一个爱的城市。不过，你得忘掉那些可怕的垃圾堆以及捡破烂的人们，也得要忘记被城市雪白的高墙所掩盖的贫民区。伊梅尔达是爱神和美神。她为自己拥有太多的衣服和首饰辩护说：“穷人需要我成为他们的明星。”这似乎是事实。每当她乘坐自己那辆带空调的“爱之巴士”到托克洛班去旅行（这是她渡过童年的地方），或者视察她在马尼拉的杰作——菲律宾心脏研究中心和儿童医院，她总要打开车窗，探身出车外。这时，那些衣衫褴褛脚穿拖鞋的人群便簇拥在汽车四周，争着上前去触摸她的手。一张张被太阳晒成古铜色而又满布皱纹的面孔崇敬地仰望着她，被她的美丽所陶醉。

加长型黑色豪华大轿车缓缓驶进我住宅的弧形车道，第一夫人在车内好奇地注视着我的住处。过去，她作为我们的客人时常光临宽敞的罗慕洛老官邸，但她从未到过将军退休后住的这幢小房子。

“您愿意进屋吗？”我问道。

“是的，”她边走出轿车边回答。由于我的女仆们仍留在墓地，因此只有厨师来开门。我那只活蹦乱跳的长毛垂耳犬跟在他后边，高兴地迎着我们扑过来。

伊梅尔达走进室内，颇有兴趣地瞧这瞧那。我领她走遍了整个房子。其实，也并没有更多东西可看，因为房子只有一层：我们那宽敞而舒适的卧室在后边，里面有席梦思床和扶手椅，将军的梳妆室放着理发椅和运动自行车，隔壁是书房，井然有序地排放着书籍。他经常在书房接待客人。我想起不久以前，米彻尔·迪维曾经在这里，同将军商谈安排里根总统访问马尼拉事宜——但后来这个访问被取消了。

我同伊梅尔达坐在敞开的大厅里，这里空气流通，面对着兰花园和水池。“你对整个房子的布置一定使他感到满意，”她评论道，那声音听起来好像是自言自语，而不像是对我说话。“现在你打算干什么？”

“唔，这里有许多东西要清理，”我一边开腔回答，一边惦记着一千多封电报、信函和吊唁卡摆满在我的书房。这些函件都必须答谢。

“纽约怎么样？”她突然问道。她爱纽约，而且我们常常一起呆在那里。将军和我住在华尔道夫大饭店的第36层，他从1935年起就经常租用同一个套房，伊梅尔达则住在第37层更宽敞的一个套房，这是麦克阿瑟将军曾使用过的房间。当时，我丈夫是菲律宾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每年秋季联大开会期间，我们都来纽约。马科斯夫人则为了种种原因而来纽约，但我可以打赌，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娱乐：她喜爱歌剧、戏院、旅馆和夜总会，尤其喜欢花天酒地以及这个大都会的其他刺激性场面。她通常带着一批随员，一来就停留上数周或数月，直到总统召唤，她才返回马尼拉。她曾经对我感叹道，“纽约是我的乐园！”

“哦，在春天我或许到那儿去，”我说。“我将去看望我的家里人，处理一些事务。然后，我将返回这里”。

“你还回来？”她对我能离开菲律宾而却不想离去而大为惊奇。在过去的两年里，自从毫无必要地与野蛮地杀害著名的反对派领袖人小贝尼尼奥·阿基诺以来，菲律宾在经济、政治以及国际声望等方面已每况愈下。许多人纷纷移居国外。那些有条件的人——包括伊梅尔达自己的“蓝带女士”^{*}（这个名称专指伊梅尔达小圈子成员中的妇女）——已经收拾起他们的珠宝和现款逃到香港、纽约、瑞士和摩洛哥去了。

“马科斯夫人，我在这里住了近十三年，”我提醒她道。“在这儿我有家庭和朋友。现在，这里就是我的家。”

她对我把她的国家视为自己的家感到高兴。我们还聊了一些往事，谈到我刚开始成为她的官方大家庭中之一员的情形。“他是何等炫耀你啊，”她笑着回忆起我同我丈夫最初访问马拉卡南宫的情景。

这是我最后一次同她见面。

在接着而来的数周内，这个国家被正在萌芽的革命所动摇。当时，马科斯还力图保住他那摇摇欲坠的政权。

伊梅尔达所有的权术和魅力都失灵了。人民起来反对马科斯。我不禁想起伊梅尔达对她的一个朋友江青垮台所作的评论（江青曾胸有成竹地预言自己会在中国稳坐钓鱼台）：“她没有把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上。”

唉，伊梅尔达同江青如出一辙。

^{*} 这是马科斯夫妇在上流社会中的支持者。“蓝带女士”出现于1964年，当时费迪南德·马科斯在国民党中获得提名。她们身穿白色“特诺”（传统的菲律宾民族女服，有蝶翅形袖子），扎上“马科斯拉色”腰带。马科斯获胜及就职后，她们便成为马拉卡南宫的常客，经常协助伊梅尔达接待来访的贵宾。

交外家与政客

我在1973年1月头一次会见马科斯总统的那会，他已掌权8年了，时间比任何其他菲律宾总统都长。1986年他被迫离职的时候，已经统治了20个年头，这刚好是菲律宾独立时间的一半。许多年轻人——5600万菲律宾人当中有50%在20岁以下——根本不知道任何别的总统。

马科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日本入侵菲律宾时，他正在菲律宾军队中服役。当许多岛屿被日军占领时，他为了逃避监禁，跑到家乡北伊罗戈省，并参加了游击队。麦克阿瑟的部队解放菲律宾之后，马科斯投身政界。1949年，32岁的马科斯成为最年轻的议员。他排除种种困难登上了参议院议长席位。到了1964年，他便开始活动竞选总统。他向在职总统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发起挑战。后者正谋求再次当选。

菲律宾从来未存在过两个强大的并能明确地阐述他们之间意识形态差别的对立政党。选举往往只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而且，候选人转变党派就像他们换衬衣一样容易。政治选举带有相当腐败和奸诈的特点，主要的候选人为图互相收买。由于选举缺乏群众基础，因而谁能出最高的价钱，谁就能赢得选票。菲律宾也不存在强烈地效忠于政府的传统。西班牙统治菲律宾达四百年之久，而当地人视之为压迫者。后来，美国控制菲律宾40年，同样地，菲律宾人对历届美国总督并无好评。菲律宾人所寻求的只是一位“达图”（首领）——一个父亲般的人物，一个能照管他的人民的领导者。没有什么人比费迪南德·马科斯更了解这个民族的愿望并能更好地利用它了。他将自己塑造成人民所需要的形象：强壮、冷漠、稍为严厉而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也继续扮演战争